

三・戰後初期在臺灣 藝壇綻放的奇葩

1944年金潤作返臺後，先在日方軍事報導部負責宣傳設計，1946年轉入藍蔭鼎主編的《臺灣畫報》擔任圖畫編輯。1947年進入臺灣省政府「臺灣工藝品生產推行委員會」負責設計。1956年「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」成立，金潤作於隔年接受美援會（ICA）贊助，以該中心研究員身分，赴東京考察研究半年。1958年返臺後，開始任職於「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」南投草屯試驗所，不久調任臺北木柵試驗所。除了以設計維生之外，金潤作亦全心全力投入美術創作。

從1946年開始，他連續三年獲得「省展」特選，一躍而為戰後臺灣畫壇引領風騷的菁英畫家。之後，他加入歷史悠久的「臺陽美術協會」，並參與「青雲美術會」及「紀元美術會」的草創。從194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晚期，正值青壯期的金潤作乃以「省展」為核心，進行個人藝術的邁進與超越。



金潤作考察手工藝品回到畫室後，勤快地畫出觀察所得。

[右頁圖]
金潤作 黃菊 II (局部) 約1960
油彩、畫布 61×50cm



包浩斯設計概念的實踐

金潤作1944年自日返鄉時，當時臺灣仍處於戰爭白熱化時期。「臺灣總督府美術展」已於前一年停辦，因為具有藝術設計的專業背景，他被軍方徵召到軍事報導部工作，在此與同事桑田喜好（1910-1991）結為好友。二戰結束後，他於1946年進入藍蔭鼎（1903-1979）主編的《臺灣畫報》（臺灣省國民黨黨部機關刊物）擔任圖畫編輯。1947年9月，他辭去「臺灣畫報社」的工作後，轉任「臺灣工藝品生產推行委員會」設計員。該會是由臺灣省政府，以促進工藝品的生產、技術的改良及美化生活環境為宗旨而成立，組織編制分為總務、服務、推行及設計四組。初期由王白淵（1902-1965）兼任總務及服務組組長，藍蔭鼎為推行組組長，陳承潘（1901-1984）任設計組組長。1949年9月，顏水龍辭去臺南工

學院教職，出任「臺灣工藝品生產推行委員會」委員兼設計組組長，遂與外甥金潤作共事於同一機構。

1953年春天，國民政府鑑於手工業生產是臺灣廣大農村的重要家庭副業，成本低又可容納眾多就業人口，故亟欲積極地加以推廣和提倡。經過聯合國技術管理局及美國國際合作總署，相繼派遣專家來臺調查後，提議成立手工業推廣機構。政府乃於1956年3月22日，於臺北市成立「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」（Taiwan Handicraft Promotion Center），並將其列入「中美技術合作計畫之一」。初期「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」是由建設廳長擔任召集人，並由美國國際

合作總署聘請美國「羅素萊特工業設計公司」（Russel Wright Associates），擔任該中心技術顧問。1957年9月，金潤作在美援會（ICA）贊助下，以「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」研究員身分赴日研習半年。為了考察日本手工藝的發展，他遊歷了東京、鎌倉、倉敷、大阪、京都、別府、鹿兒島、新潟、秋田、青森及札幌等地。同時也參觀多所知名的美術館，飽覽了畢卡索、馬諦斯、盧奧及勃拉克等西方近代名家的原作。1958年3月初返臺後，金潤作出任「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」草屯試驗所技術員。同年秋天，轉任臺北木柵試驗所技術員，不久升任為所長。之後為了謀求更專注的美術創作空間，乃於1966年辭去木柵試驗所所長之職，與妻子金周春美女士聯手在臺北甘州街51號設立「聯美手工藝社」，從事於手工產品的設計、生產與外銷工作。

從1947年到1966年，金潤作在公家手工藝研究單位工作時期，除了開發設計手工藝新產品，繪製手工藝品圖稿，也常在「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」的機關雜誌《中國手工業》月刊上發表文章。工作之間暇，他也曾於1948年替吳濁流（1900-1976）的短篇小說合輯《波茨坦科長》設計封面；幫忙詹紹基位於中山北路六條通的「雅典攝影場」照相館設計紙袋及廣告。1949年「青雲美術展」及1954年的「紀元美術展」的首展開始起，金潤作則分別替展覽會設計徽標圖案、海報、請柬或展覽簡介等宣傳品。

1944-45年間，金潤作與桑田喜好之子桑田喜紀攝於中山北路桑田住宅前。



[上圖]
1957年金潤作赴日本考察，自攝於鎌倉近代美術館前。

[左下圖]
1946年10月出版，由藍蔭鼎主編的《臺灣畫報》第1屆臺灣省美術展特刊號封面。（何肇衡提供）

[右下圖]
畫家藍蔭鼎坐在畫架前。（何政廣攝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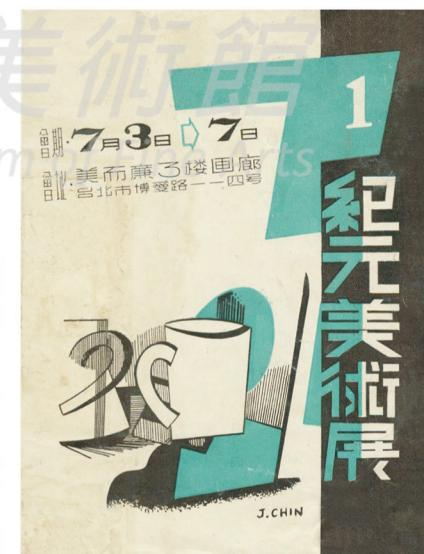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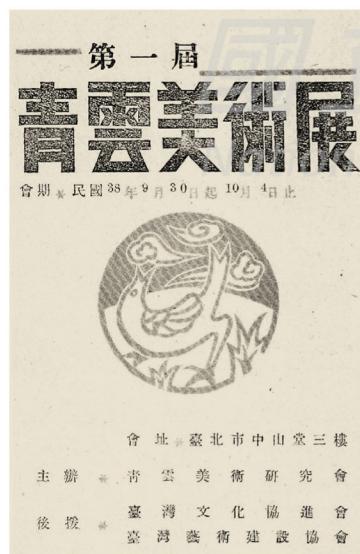


金潤作離開「木柵試驗所」後，與妻子設立「聯美手工藝術社」，照片中小孩是三子心庸。

[左圖]
1949年，金潤作替第1屆「青雲美術展」設計的宣傳品。

[中圖]
1948年，由吳濁流著、金潤作設計封面的《波茨坦科長》，由學友書局出版。

[右圖]
金潤作在1954年，為第1屆紀元美術展設計的海報。



早期的金潤作是一位才華洋溢、多才多藝的藝術家。除了油畫創作之外，他的平面設計及攝影作品，也都表現出獨具個人特色的美學觀。例如，1948年他為吳濁流小說集《波茨坦科長》設計的封面，以三指微曲的右手為主，伸直的食指套著一個戴著烏紗帽的魁儡戲偶。此圖以版畫的形式製作，占據圖面中央的手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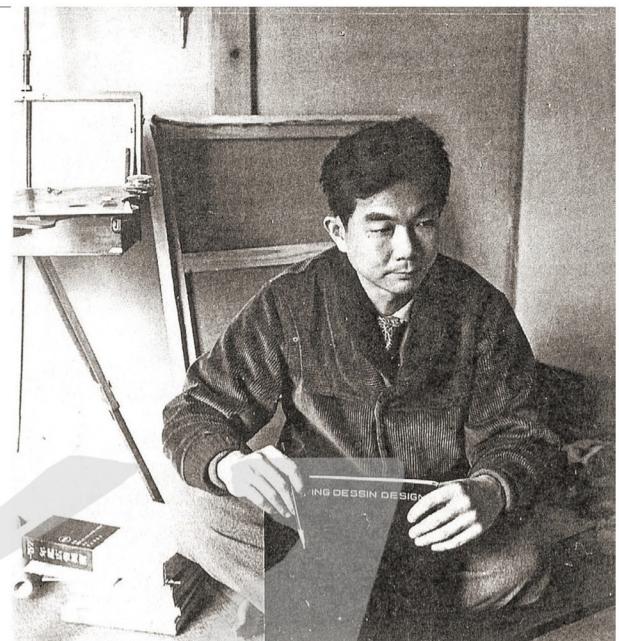
戲偶，以銳利、流暢的陽刻線條表現，再以陰刻的美術字呈現左側書名及右側底下的「潤作」簽名款，右側上方則以反白陽刻的方式表現小說家的名字。大膽設計的手與戲偶的意象，讓人馬上聯想到被操控、被擺布戲偶的悲劇命運。而這也正是吳濁流在《波茨坦科長》中想要諷刺，來臺接收中國官員貪婪、醜惡的百態，以及部分臺灣人巴結外來統治者任人擺布操弄的窘態。

1954年他為第一屆「紀元美術展」設計的海報，右側與上面，以直

排和斜排的美術字及阿拉伯數字，簡單的大塊色面，標示了展覽的名稱、時間及地點。左下方則以靜物與單純的色面及線條構成圖面，平面化、幾何化的表現手法，與山口正城為大阪市立工藝學校雜誌《藝草》設計的封面，或1930年田村孝之介為第四屆「全關西洋畫展覽會」設計的海報，表現手法頗為相似，顯然都受到包浩斯藝術及立體派畫風的啟發與影響。

1957年9月，金潤作獲得美援會提供的獎學金，二度赴日進行考察與研究。當時他寄寓於東京都大田區田園調布町的公寓，除了努力收集手工產業相關的資訊，以及參觀美術館之外，他更著迷於現代攝影知識的汲取。考察過程中，他背著新購買的相機，遇到適當的素材隨即拍攝、記錄影像。追溯金潤作與攝影的結緣，早在1940年代晚期即已開始。當時詹紹基位於中山北路六條通的「雅典攝影場」，宛如臺北藝文人士的沙龍。臺北的畫家、評論家與音樂家，大夥群聚在雅典照相館談美論藝，詹紹基也會趁機替這些文藝家拍攝照片。金潤作當時認識留日的攝影家張才（1916-1994），張才也很喜歡以他為模特兒，並為他拍攝過數幀側面沙龍照及戶外寫生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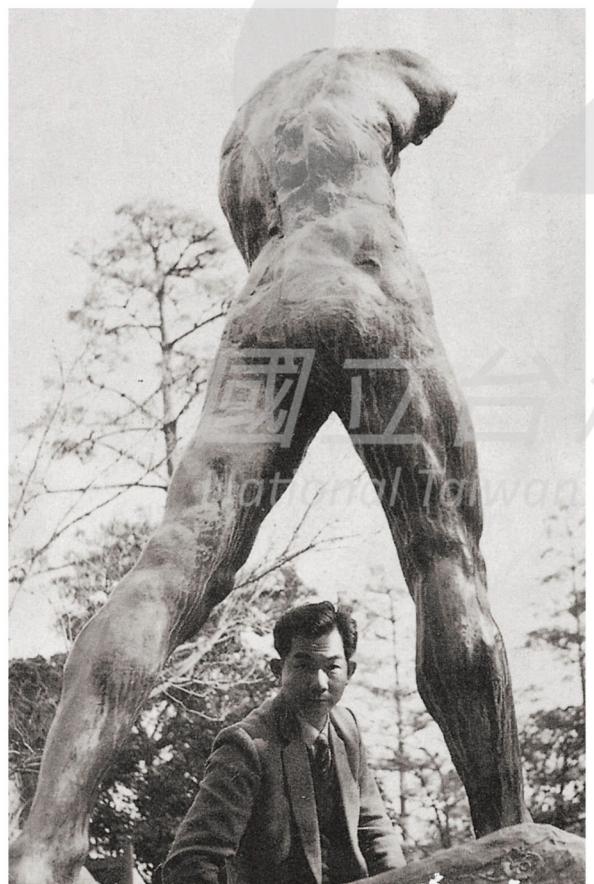
1957年至1958年在東京考察期間，金潤作開始以架設腳架自拍，留下不少生活紀錄照。其中有幾張，從構圖與取景的表現手法，可以看出他獨特的美感表現。例如，在倉敷大原美術館自拍的照片，堪稱構圖奇特，視覺張力強烈。坐落於岡山縣倉敷市的大原美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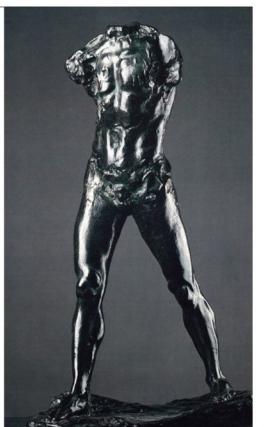
1957年，金潤作獲得美援會獎學金二度赴日，寄寓於東京時迷上攝影，並常以日常生活作息練習拍攝技術。

[左圖]
1931年出版的《藝草》第3號。
[右圖]
施密特在1923年設計的包浩斯威瑪學院展覽海報。





館，創立於1930年，以收藏西洋美術及日本近代美術作品聞名。金潤作特別選在館前羅丹雕塑品〈行走的人〉之前留影。〈行走的人〉是一件無頭、無手的高聳雕像，大步向前邁進的雙腳形成一個大三角形。金潤作巧妙地將自己回首凝望鏡頭的半身像，鑲嵌在此三角構圖當中，形成一個詼諧有趣又強勁有力的影像。另一張在田園調布租屋內的自拍照，



羅丹 行走的人 1877

青銅 85×28×58cm

羅丹美術館藏

[左圖]

1958年金潤作在東京都大田區田園調布町公寓內，以攝影機取景自拍照。

國立
台灣美術館

[左頁上圖]

約1949年前後，在許深州的帶領下，金潤作和青雲美展畫友們到石門水庫寫生的留影。

[左頁左下圖]

1957年，金潤作在岡山縣倉敷市大原美術館羅丹雕塑品〈行走的人〉之前，以攝影機取景自拍照。

[左頁右上圖]

雅典攝影場老闆詹紹基為金潤作拍攝的沙龍照。

[右頁圖1]
金潤作以〈路傍〉一作參加臺灣全省第1屆美展獲得的獎狀。

[右頁圖2]
金潤作以〈淡水風景〉一作參加臺灣全省第2屆美展獲得的獎狀。

[右頁圖3]
金潤作以〈小憩〉一作參加臺灣全省第3屆美展獲得的獎狀。

[右頁圖4]
1949年，金潤作獲臺灣全省美展頒發的免審查推薦狀。

採近距離的坐姿，他借用背景牆上的點狀幾何圖像與前景油畫框的直線條，將神清氣爽的自己安排在此簡潔、單純的空間中。從此張自拍照的構圖要件的抉選，亦可一窺身為畫家的金潤作，對如何表現點、線、面等造形元素的重視。而這些現代攝影藝術的造形手法，後來也出現在他的油畫形式革新的創作中。

以天才之姿崛起於「省展」

金潤作雖然留日唸的是工藝圖案科，但他也在學校修讀繪畫課程，並在校外跟隨名家研習美術。如果說圖案設計是他為謀生考量所作的選擇，那麼油畫創作則是他內心的至愛。1946年第一屆「省展」開辦，讓他有一展長才的良機。10月，評審成績公布了，第一次參展的金潤作，即以〈路傍〉(P66)一作獲得西畫部「特選」。當年二十五歲的他，比同年獲得「特選」的廖德政（1920-2015）還年輕兩歲呢！1947年，金潤作又以〈淡水風景〉獲得第二屆「省展」「無鑑查特選」。翌年，〈小憩〉更獲得第三屆「省展」最高榮譽——「無鑑查特選第一席主席獎」。連續三屆獲得「省展」特選的金潤作，依「臺灣全省美術展覽會簡則」第八條第三項的規定，於1949年由「省展」會長陳誠（1898-1965，當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），頒給他「最高榮譽獎」，准予展出作品「免審查三年」。

1946年10月開辦的「省展」，乃承襲戰前「臺展」、「府展」的形態與內容，除了設有國畫部、西畫部之外，另增設雕塑部。從第一屆到第八屆的西畫部審查委員，清一色都是「臺展」、「府展」表現傑出的本省籍畫家。因而戰後初期，「省展」一直都擔負推動臺灣藝術向前邁進的重任。金潤作於二十八歲即能博得「省展」最高榮譽獎，這對當時其他的青壯輩畫家而言，是既欣羨又敬佩。之後，金潤作持續



研究臺灣藝術史的學者王秀雄
1995年攝於佛羅倫斯。

以「免審查」頭銜參加了七屆的「省展」，直到1956年（第十一屆）被榮聘為「省展」西畫部審查委員。

三十五歲就擔任「省展」西畫部審查委員的金潤作，進入官展權力核心後，在審查畫作的盛會中，常常替無派系年輕藝術家的作品進行辯解，因而與長期掌控審查發言權的部分前輩藝術家意見相左。根據他的知心畫友，同時也是「省展」新銳畫家賴傳鑑所述：「他雖然經常面帶笑容，給人柔和的感覺，事實上卻是一個個性堅強而固執的人。」再加上他「淡泊名利」，不願「違背藝術良心」的行事作風，因而在出任第十一屆至第十八屆（第十二屆因赴日考察未受聘）西畫部審查委員後，從第十九屆（1964）至第二十一屆（1966）「省展」，金潤作即未再送作品參展。到了第二十二屆「省展」時，則辭去審查委員之職。研究美術心理學與臺灣藝術史的王秀雄（1931-），分析金潤作「揚名於省展，卻背離省展」有兩個原因。第一「藝術思想的代溝」，崛起於「省展」的新銳畫家和第一代前輩畫家，在藝術思想上無法溝通；第二「發現省展審查的不公平」，審查委員為了提攜門生，無視於所有送件者作品的良窳。王秀雄認為，基於這兩個因素，金潤作最後決定「從官展退隱」，「默默地從事藝術的耕耘」。

無論當年金潤作退出「省展」權力核心的理由何在，是和老一輩審查委員藝術理念相左呢？或是不滿於審查不公允的現象；或是因為生性澹泊，故選擇離開「省展」，專注於個人創作？有趣的是，



他在幾個畫會活動的參與，最後也都選擇「背離」（walking away）。金潤作於聲望達到顛峰時，曾多次參與同人的藝術結盟，但最後也都選擇隱退。這些舉措的背後，究竟有何個人的思索與考量，確實是追蹤探索金潤作創作不可忽略的關鍵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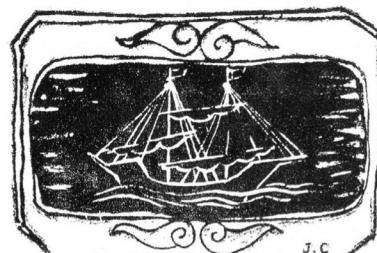
■ 藝術的結盟與背離

[左上圖]
金潤作在第1屆「青雲展」專輯中設計的圖案。

[左下圖]
金潤作於1950年替第3屆青雲展設計的平面宣傳圖案。

[右圖]
1950年第2屆青雲展時留影，
右起：金潤作、呂基正、盧雲生、
廖德政、許深州、王逸雲、黃鶴波、徐藍松。

金潤作第一個主動參與的畫會，是1948年10月由王逸雲（1895-1981）、盧雲生（1913-1968）、呂基正（1914-1990）、黃鶴波（1917-2003）、許深州（1918-2005）及徐藍松（1923-）七人合組的「青雲美術會」。此畫會的成員，除了王逸雲、徐藍松之外，其他都是「省展」國畫部或西畫部「特選」級年輕畫家。金潤作從1949年9月開始，活躍於第一屆至第八屆「青雲展」（1954年9月），每屆展出作品四件至八件不等。之後則處於停頓狀態，僅在第十二（1958）、第二十五（1972）及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第三十六屆（1983），才又各提一件作品參展。雖然在前幾屆時，他積極參與展出，也盡心為畫會設計各種宣傳品；但五年之後，似乎又漸漸淡出這個以「崇高人格聯絡同志，研究藝術，發揚民族精神」為創會宗旨的團體。金潤作漸漸淡出這個統合了國畫、西畫及造形藝術的團體，或許與1954年春天「紀元美術會」的結盟，讓他感到分身乏術，因而選擇背離「青雲美術會」。

1949年，臺灣最長壽、影響力也最大的在野美術團體「臺陽美術協會」（簡稱「臺陽美協」），目睹金潤作在「省展」的優異表現，故竭

誠邀請他成為會員，並從第十二屆「臺陽美展」開始參展。從此，金潤作每年也出品三件到五件不等的畫作，直到1955年第十八屆「臺陽美展」為止。1956年，入會僅六年多的金潤作，即與張萬傳（1909-2003）、陳德旺（1910-1984）、洪瑞麟（1912-1996）三人，一起退出「臺陽美協」。

1954年，金潤作另與陳德旺、張萬傳、洪瑞麟、廖德政及張義雄，共六位年齡介於三十三到四十六歲的青壯派畫家創立「紀元美術會」。六個成員中，較年長的張萬傳、陳德旺、洪瑞麟，早在1938年即與陳春德（1915-1947）、呂基正及黃清呈（1912-1943）組成「ムーヴ美術集團」（法文：Mouve，中文：行動），並於1941年改組為「造形美術協會」。戰前，這批藝壇新銳的結盟，強調藝術創作應重視真誠、研究

1954年，金潤作與思想前衛的畫家們組成「紀元畫會」。第1屆紀元展時畫友們在展場合照。左起：陳德旺、張義雄、張萬傳、金潤作、廖德政及洪瑞麟。



第3屆紀元美術展參展會員合影。左起：許武勇、張萬傳、洪瑞麟、張啓華、廖德政、陳德旺、金潤作。

的精神，以及自由的、非遵循公募審查的形式。誠如當年「ムーヴ美術集團」在「規約」中所述，他們要：「以青春、熱情、明朗為首要目標來互相研究」；而且「作品之發表，不限時間與回數，隨時隨處由全體或部分同人舉行之」。1954年結合了新人的「紀元美術展」，依然標榜十六年前「ムーヴ美展」所追求的真摯精神與自由形式。1954年7月及1955年3月、11月，「紀元美術會」共舉辦了三屆展覽，而1955年



[左圖]
1955年，第2屆紀元美術展的目錄封面。

[中圖]
1955年，第2屆紀元美術展甚至巡迴至高雄舉行「南部移動展」的目錄封面。

[右圖]
1955年11月，第3屆紀元美術展的目錄封面。



第6屆「南部展」於1961年假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舉行。

第二屆「紀元美術展」甚至巡迴至高雄舉行「南部移動展」，南部畫家劉啓祥（1910-1998）、張啓華（1910-1987）等人，也參與紀元美協的展出。但1956年，當金潤作、陳德旺、張萬傳及洪瑞麟四人退出「臺陽美術協會」時，「紀元美術會」的展覽活動也悄悄地停辦了。1956年，當金潤作淡出青雲、臺陽及紀元藝術團體展覽活動時，也是他受聘為「省展」西畫部審查委員的同一年。如果只強調他「背離」臺陽，是因為不滿於「臺陽美協」公募展的評審制度，還有對第一代留日畫家的掌權有所批判；難道他進入以「臺陽美協」為主幹的「省展」評審團，就對這些不公與專權的情況，從此視若無睹嗎？或許，我們只能說，滿懷熱忱的畫家，起初雖有結盟及籌辦展覽的興致，但終究抵不過一心想投入個人創作的執著。當太多展覽檔期的排

定，本身又在公家職場服務，金潤作也只能選擇「背離」某一畫會，方能專注於另一場展覽的創作。當「省展」活動又與個人創作衝突，甚至與追求的藝術本質相抵觸時，選擇「背離」似乎也是必然的結果。

「臺灣南部美術協會」是由1952年成立的「高雄美術研究會」（由顏水龍、劉啓祥、張啓華及謝國鏞（1914-1975）等人發起）與「臺南美術研究會」（由郭柏川（1901-1974）、謝國鏞、沈哲哉（1926-）及張炳堂（1928-）等人發起）結盟後，兩會輪流在策畫展覽。之後，嘉義「春辰」、「春萌」畫會，也加入「臺灣南部美術協會」的陣營。第一屆「臺灣南部美術協會展」（簡稱「南部展」）於1953年11月在高雄盛大舉行，金潤作因為出生於臺南，姑丈顏水龍又是「南部展」的創始會員，故亦受邀參展。從參展名冊來看，他持續參加「南部展」展出，直到1962年第七屆為止。之後，顯然又「背離」這個臺灣南部最具規模的藝術團體，從1963年起淡出「南部展」。



紀元美術展1977年恢復舉行第6屆時，參展會員包括右起：陳德旺、桑田喜好、蔡英謀、賴武雄、金潤作、廖德政、洪瑞麟合影。



1955年，第2屆「紀元美術展」至高雄舉行「南部移動展」。參展畫家前排左起：陳德旺、劉啓祥、張啓華，後排左起：洪瑞麟、許武勇、金潤作及廖德政。